

格致餘論提要

震亨字彥修。義烏人。受業於羅知悌。得劉守真之傳。其說謂陽易動陰易虧。獨重滋陰降火。創爲陽常有餘。陰常不足之論。張介賓等攻之不遺餘力。然震亨意主補益。故諄諄以飲食色欲爲箴。所立補陰諸丸。亦多奇效。孫一奎醫旨緒餘云。丹溪生當承平。見人多酗酒縱欲。精竭火熾。複用剛劑以至於斃。因爲此救時之說。後人不察。遂以寒涼殺人。此不善學丹溪者也。其說可謂平允矣。是編前有自序云。古人以醫爲吾人格物致知之一事。故特以是名書。蓋震亨本儒者。受業於許謙之門。學醫特其餘事。乃性之所近。竟不以儒名。而以醫名。然究較方技者流爲明理。故其言如是。戴良九靈山房集。有丹溪翁傳。叙其始末甚詳云。

格致餘論序

素問。載道之書也。詞簡而義深。去古漸遠。衍文錯簡。仍或有之。故非吾儒不能讀。學者以易心求之。宜其茫若望洋。淡如嚼蠟。遂直以爲古書不宜於今。厭而弃之。相率以爲局方之學。間有讀者。又以濟其方技。漫不之省。醫道隱晦。職此之由。可嘆也。震昌三十歲時。因母之患脾疼。衆工束手。由是有志於醫。遂取素問讀之。三年似有所得。又二年。母氏之疾。以藥而安。因追念先子之內傷。伯考之瞽問。叔考之鼻衄。幼弟之腿痛。室人之積痰。一皆歿於藥之悞也。心膽摧裂。

痛不可追。然猶慮學之未明。至四十歲。復取而讀之。顧以質鈍。遂朝夕鑽研。缺其所可疑。通其所可通。又四年。而得羅太無諱知悌者爲之師。因見河間戴人東垣海藏諸書。始悟濕熱相火爲病甚多。又知醫之爲書。非素問無以立論。非本草無以立方。有方無論無以識病。有論無方何以模倣。夫假說問答。仲景之書也。而詳於外感。明著性味。東垣之書也。而詳於內傷。醫之爲書。至是始備。醫之爲道。至是始明。由是不能不致疑於局方也。局方流行。自宋迄今。罔間南北。翕然而成俗。豈無其故哉。徐而思之。濕熱相火。自王

太僕注文已成湮沒。至張李諸老始有發明。入之一身。陰不足而陽有餘。雖諄諄然見於素問。而諸老猶未表章。是宜局方之盛行也。震昌不揣蕪陋。陳於編冊。并述金匱之治法。以證局方之未備。間以己意附之於後。古人以醫爲吾儒格物。致知一事故。目其篇曰格致餘論。未知其果是否耶。後之君子。幸改而正諸。

格
致
餘
論
序

四

格致餘論

金華 朱彥脩 撰

新安 吳中珩 校

飲食色欲箴序

傳曰。飲食男女。人之大欲存焉。予每思之。男女之欲。所關甚大。飲食之欲。於身尤切。世之論胥陷溺於其中者。蓋不少矣。苟志於道。必先於此究心焉。因作飲食色欲二箴。以示弟姪。并告諸同志云。

飲食箴

人身之貴。父母遺體。爲口傷身。滔滔皆是。人有此身。

飢渴消與。迺作飲食。以遂其生。賤彼昧者。因縱口味。五味之過。疾病蜂起。病之生也。其機甚微。饒涎所牽。忽而不思。病之成也。飲食俱廢。憂貽父母。醫藥百計。山野貧賤。淡薄是諳。動作不衰。此身亦安。均氣同體。我獨多病。悔悟一萌。塵開鏡淨。曰節飲食。易之象辭。養小失大。孟子所譏。口能致病。亦敗爾德。守口如瓶。服之無斃。

色欲箴

惟人之生。與天地參。坤道成女。乾道成男。配爲夫婦。生育攸寄。血氣方剛。惟其時矣。成之以禮。接之以時。

父子之親。其要在茲。睠彼昧者。徇情縱欲。惟恐不及。濟以燥毒。氣陽血陰。人身之神。陰平陽秘。我體長春。血氣幾何。而不自惜。我之所生。翻爲我賊。女之耽兮。其欲實多。閨房之肅。門庭之和。士之耽兮。其家自廢。旣喪厥德。此身亦瘁。遠彼帷薄。放心乃收。飲食甘美。身安病瘳。

陽有餘陰不足論

人受天地之氣以生。天之陽氣爲氣。地之陰氣爲血。故氣常有餘。血常不足。何以言之。天地爲萬物父母。天大也爲陽。而運於地之外。地居天之中爲陰。天之

大氣舉之。日實也。亦屬陽。而運於月之外。月缺也。屬陰。稟日之光以爲明者也。人身之陰氣。其消長視月之盈缺。故人之生也。男子十六歲而精通。女子十四歲而經行。是有形之後。猶有待於乳哺水穀以養。陰氣始成。而可與陽氣爲配。以能成人。而爲人之父母。古人必近三十二而後嫁娶。可見陰氣之難於成。而古人之善於攝養也。禮記注曰。惟五十然後養陰者。有以加。內經曰。年至四十。陰氣自半而起。若衰矣。又曰。男子六十四歲而精絕。女子四十九歲而經斷。夫以陰氣之成。止供給得三十年之視聽言動。已先

虧矣。人之情欲無涯。此難成易虧之陰氣。若之何而可以供給也。經曰。陽者天氣也。主外。陰者地氣也。主內。故陽道實。陰道虛。又曰。至陰虛。天氣絕。至陽盛。地氣不足。觀虛與盛之所在。非吾之過論。主閉藏者腎也。司踈泄者肝也。二臟皆有相火。而其系上屬於心。心君火也。爲物所感則易動。心動則相火亦動。動則精自走。相火翕然而起。雖不交會。亦暗流而踈泄矣。所以聖賢只是教人收心。養心其旨深矣。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時。人之五臟六腑亦應之而衰旺。四月屬巳。五月屬午。爲火大旺。火爲肺金之夫。火

旺則金衰。六月屬未。爲土大旺。土爲水之夫。土旺則水衰。况腎水常藉肺金爲母。以補助其不足。故內經諄諄於資其化源也。古人於夏必獨宿而淡味。兢兢業業於愛護也。保養金水二臟。正嫌火土之旺。兩內經曰。冬不藏精者。春必病溫。十月屬亥。十一月屬子。正火氣潛伏閉藏。以養其本然之真。而爲來春發生升動之本。若於此時恣嗜欲。以戕賊。至春升之際。下無根本。陽氣輕浮。必有溫熱之病。夫夏月火土之旺。冬月火氣之伏。此論一年之虛耳。若上弦前下弦後。月廓月空。亦爲一月之虛。大風大霧。虹霓飛電。暴寒。

暴熱。日月薄蝕。憂愁忿怒。驚恐悲哀。醉飽勞倦。謀慮
勤動。又皆爲一日之虛。若病患初退。瘡痍正作。尤不
止於一日之虛。今日多有春末夏初。患頭痛脚軟。食
少體熱。仲景謂春夏劇秋冬差。而脉弦大者。正世俗
所謂注夏病。若犯此四者之虛。似難免此。夫當壯年
便有老態。仰事俯育。一切喫壞。興言至此。深可驚懼。
古人謂不見所欲。使心不亂。夫以溫柔之盛於體。聲
音之盛於耳。顏色之盛於目。馨香之盛於鼻。誰是鐵
漢。心不爲之動也。善攝生者。於此五箇月。出居於外。
苟值一月之虛。亦宜暫遠帷幕。各自珍重。保全天和。

期無負敬身之教。幸甚。

治病必求其本論

病之有本。猶草之有根也。去葉不去根。草猶在也。治病猶去草。病在臟而治腑。病在表而攻裏。非惟戕賊胃氣。抑且資助病邪。醫云乎哉。族叔祖年七十。稟甚壯。形甚瘦。夏末患泄利。至深秋百方不應。予視之曰。病雖久而神不悴。小便澀少而不赤。兩手脉俱溫而頗弦。自言鬲微悶。食亦減。因悟曰。此必多年沉積。僻在胃腸。詢其平生喜食何物。曰。我喜食鯉魚。三年無一日缺。予曰。積痰在肺。肺爲大腸之臟。宜大腸之本。

不固也。當與澄其源而流自清。以茱萸、陳皮、青葱、鹿
首根、生薑煎濃湯。和以沙糖。飲一碗許。自以指探喉
中。至半時辰。吐痰半升許。如膠。是夜減半。次早又飲。
又吐半升而利止。又與平胃散加白朮、黃連。旬日而
安。東陽王仲延遇諸途。來告曰。我每日食物必屈曲
自鬲而下。且硬澁作微痛。它無所苦。此何病。脉之右
甚濇而關尤沉。左却和。予曰。汗血在胃脘之口。氣因
鬱而爲痰。此必食物所致。明以告我。彼亦不自覺。予
又曰。汝去臘食何物爲多。曰。我每日必早飲點剝酒
兩三盞。逼寒氣爲製一方。用韭汁半銀盞。冷飲細呷。

之。盡韭葉半斤而病安。已而果然。又一鄰人年三十餘。性狡而躁。素患下疳瘡。或作或止。夏初患自利。隔上微悶。醫與治中湯兩貼。昏悶若死。片時而甦。予脈之。兩手皆瀉。重取畧弦似數。予曰。此下疳瘡之深重者。與當歸龍會丸去麝。四貼而利減。又與小柴胡去半夏。加黃連。芍藥。川芎。生薑。煎五六貼而安。彼三人者。俱是瀉脈。或弦或不弦。而治法迥別。不求其本。何以議藥。

瀉脈論

人一呼脈行三寸。一吸脈行三寸。呼吸定息。脈行六

寸。晝一夜一萬三千五百息。脉行八百一十丈。此平人血氣運行之定數也。醫者欲知血氣之病與不病。非切脉不足以得之。脉之狀不一。載於脉經者二十有四。浮。沉。芤。滑。實。弦。緊。洪。微。緩。瀉。遲。伏。濡。弱。數。細。動。虛。促。結。代。革。散。其狀大率多兼見。人之爲病有四。曰寒。曰熱。曰實。曰虛。故學脉者亦必以浮沉遲數爲之綱。以察病情。此不易之論也。然瀦之見固多。虛寒亦有痼熱爲病者。醫於指下見有不足之氣象。便以爲虛。或以爲寒。孟浪與藥。無非熱補。輕病爲重。重病爲死者多矣。何者。人之所藉以爲生者。血與氣也。或

因憂鬱。或因厚味。或因無汗。或因補劑。氣騰血沸。清
化爲濁。老痰宿飲。膠固雜糅。脉道阻澁。不能自行。亦
見瀉狀。若重取至骨。來似有力。且帶數。以意參之。於
證驗之。形氣但有熱證。當作痼熱可也。此論爲初學
者發。圓機之士。必以爲贅。東陽吳子。方年五十。形肥
味厚。且多憂怒。脉常沉瀉。自春來得痰氣病。醫認爲
虛寒。率與燥熱香竄之劑。至四月間。兩足弱。氣上衝。
飲食減。召我治之。予曰。此熱鬱而脾虛。痿厥之證。作
矣。形肥而脉沉。未是死證。但藥邪太盛。當此火旺。實
難求生。且與竹瀝下白朮膏。盡二斤。氣降食進。一月。